

沙河縣志卷之九

邑令古吳杜灝拙初氏手輯

子玉林
姪文瀛 叅校

藝文志上

拍鄉相國題廣平墓魯公碑云文則景星慶雲字則龍翔鳳翥故沙雖非聲明文物之邦而得此一碑固足耀四方而雄千古矣其他作者諸餘之文則擇其雅馴之製以次列於篇即甚蕪雜者苟有闕邑事亦制涸而存之以備掌故之一二庶觀風考古者不致太息於無徵云爾志藝文

碑記

唐相宋文貞公神道碑

唐 顏真卿

於戲逆鱗劇上匡救之義深守死不回巨人之致極况乎文章
風雅道濟生靈建一言而天下倚平舍九德而三光式序起無
友而獨立者其惟廣平公乎公諱環字 邢州南和人其先

出於殷王元子七代祖弁魏吏部尚書龔列人子祖欽道北齊
黃門侍郎并事跡 高各在本傳高祖元節定州田曹曾祖弘

峻大理丞祖務本 皇 陽令父不撫衛州司戶贈戶部尚書

自田曹至於尚書皆寔浮于名而位不克量事見許公蘇題所
撰神道碑公七歲能屬文一遍誦服烏賦丁尚書府君憂水漿
絕口者五日八九歲時嘗夢大鳥啣書吐公口中公吞之 遂
乘而直上倏忽驚寤猶若下在甕間自後藻思日新襟靈益爽

年十六歲時讀易曠時不精公避而覽之自亥及寅精義必究
明年進士高第補上党尉轉王屋主簿相國蘇味道為侍御
史出使精擇判官奏公為介公作長松篇以自興梅花賦以激
時蘇深賞嘆之曰真王佐才也轉合宮尉長壽三年從調判入
高等有司時聞天后親問所欲公以代為唐臣不求榮達詭奏
云家本山東願得魏之一吏遂手詔授錄事參軍拜舞超出異
而詔遠又手詔拜監察御史裏行尋丁齊國太夫人憂服闋築
室反耕志畝不起餓而即日遷殿中侍御史同死有傳於台中
者將貴名品而黜之博者惶恐自匿翌日公獨正辭引過天后
悅而釋之遷天官員外郎鳳閣舍人御史中丞乃謂所親曰吾

比欲優游鄉里不因妻近驟至於斯其敢廢所職乎乃悉心納
忠無所迴避時張易之昌宗兄弟席寵脅權天下側目公危冠
入奏奮不顧身天后失色倉蓋欲起公吓頭流血誓以死爭捨
遺李邕奏曰陛下坐則天下安起則天下危內史令勅公出公
曰天顏咫尺親奉德音不勞宰臣擅宣王命詞氣慷慨左右震
悚遂俱攝詣台廷立切責監股栗氣索不敢仰視自朝至於日
長勅使馳救之公不得已而罷又令詣公謝罪公拒之後有憐
恤二豎來弔公辭曰貴近不宜與執政通問假滿朝士慰公二
豎文欲序進公舉板迎揖之不得成禮而去神龍之興復也公
寔佐其謀及當酬庸讓而不受曰清宮闕罪事因王王 祀夏

中興功歸明主非白述賞誰敗食天俄拜朝散大夫吏部侍郎
兼諫議大夫遷黃門侍郎嘗遇梁王武三思於朝三思方敬言
事公正色謂之曰當今復子明辟王宜以侯就第何得上于朝
政三思慚懼而退請急累月俄而兼攝尚書左丞中宗將幸西
京深虞北鄙乃兼檢校并州大都督府長史又改兼貝州刺史
與數人同辭三思独揖公住公顧謂之曰諸人已出不可独留
遂揖之而去屬年穀不登因租罷入三司食邑公恚蠲之既屢
挫其鋒亦處之自若俄而具拜轉杭州又遷相州入為洛州長
史唐隆初拜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粵五日兼右庶子尋
加銀青光祿大夫玄宗之在儲闈鎮國太平長公主潛謀廢立

嘗於光範門內坐女山飄穿相以此旨諸相失色莫敢先言

公盛氣詰之曰春宮有大功主實得異述奏婦人干政恐生

禍階請不合朝謁俄而男又縱橫公奏之繇是貶楚州刺史

主亦竟以凶終無何復拜娘青歷魏兖冀三州兼河北按察使

尋遷幽州都督兼御史大夫復為魏州入為國子祭酒東都留

守開元二年拜御史大夫兼京兆尹貶睦州刺史轉廣州都督

克按察經畧討擊使又兼御史大夫特許便宜徒事前是首領

桀驁多據洞不賓公之下車無敢不既彼之風俗僭趨苟簡郊

茨竹擗比屋鱗次火災歲起煨燼無餘公教之度材變以陶瓠

千養齊冀萬堵皆興于今賴焉燕國公張說著為碑頌無何使

思勗召公公拜恩而就馬便行在路竟不交一言思勗以將
單貴倖泣新于帝帝嗟嘆久之拜刑部尚書四年遷吏部兼黃
門監脩國史明年同平章事又明年駕幸洛陽至三渚谷道隘
不得 前河南尹李朝隱知頓使中丞王怡并坐當降黜公
奏曰若致罪二臣將來必受其弊遂命公捨之曰陛下責之以
臣 免之是過歸於上思由於下臣請使且待罪然後俾其復
職遂嘉而從之玄宗嘗命公名諸王子及公主邑號既而又令
各定一美名公奏称七子均養鴈鳩之德錫以名號不宜有
殊若母寵子異恐非立家之道王化所宜玄宗悅而從之八年
拜開府儀同三司進爵廣平郡開國公策勳上柱國狂監權梁

山構逆長安有司深探其獄勅公按獲如京兆司錄李如璧等百餘家皆以借宅假器悉當連坐公以婚姻假借天下大同至於京城其例尤衆知情即是同反無罪不合論事克渠之外一切原免天下欣服焉中書令河東公張公傑出將明之材獨運廟堂之上鏡机朝徹見事風生求公規模悉閱堂案每至危言說議執正守中未嘗不廢卷失声汗流洽背其為通賢所服也如此十三年駕幸東都以公為西京留守公極言得失無有所隱玄宗感悅制曰所奏之言置之座右出入觀省以誠終身賜綵物二百匹明年又兼吏部十七年拜尚書右丞相公雅善戲謔不常矜莊與故尚書王皎為莫逆之友晚而彌篤凡所詎諧

人輒疏取端午日蒙賜鍾乳

以上為殊異不宜委

之公曰推誠求信猶懼不應以特人信其可得聞者慙退

廿一年抗疏告老至於真三子詔遂持給全祿賜絹五百疋

遠東京公以為大臣休不宜閑通人事遂杜絕賓客其年駕

幸洛陽公迎拜道左玄宗龍驛使榮王琬勞問者數四自

後中使往來賞賚不絕方崇乞言之典以極師臣之敬廿五

年仲冬月十有九日寢疾薨於東都明教里第享年七十五天

下失声玄宗震悼追贈太尉謚曰文貞公賻物米粟常數有加

喪葬官供仍詔河南少尹崔釋之充監護使夫人齊國夫人博

陵崔氏滄州長史藝之文淑慎嚴整高明柔克訓諸子而並且

有咸佐丞相而德無違者門內之理一以見咨俱公而歿允終
偕老嗚呼公有七子復同州司功先公而卒昇尚書郎太僕少
鄉尚漢東太守潭職方郎中諫譙大夫御史中丞東京畿採訪
使太子左諭德恕都官郎中延太原少尹華判入高等登封尉
尉氏令衡右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河西節度行軍司馬或肅
或文或哲或人克篤前烈以休今聞以戊寅歲五月 廿九日
虔奉遺約歸葬公于沙河縣太尉鄉丞相原之先塋夫人合而
祔焉禮也惟公間氣降神應期傑出生知禮度天縱才明玉立
殿天子之邦介然兼大臣之節震電憑怒說言而不有厥躬鼎
鑲沸前臨事而義形於色蠢迫檢柙難常情之所易志深直諫

易古人之所難外其身而富貴不離行其道而死生勿替非天
含一之德格於皇天不二之心形于造次則何以異是乎允所
謂振古之元龜皇王之威寶者矣且夫公之德烈充塞寰宇公
之謀猷著明日月大厯五年冬十二月孫儼懼遺盛美不遠求
蒙以真卿天祿校文叨太僕之下列憲台執簡承諭德之深知
虽青史傳信寔錄已編於方冊而豐碑勒銘表墓願備於論議
謹憑吏部員外郎虛僕所上行狀略陳萬一多恨闕遺其辭曰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湯孫之緒微子分疆詞招正則尉翼文皇
吏部黃門紛紛耿光忠賢世出信史相望篤生丞相作我有唐
文明純嘏毅烈堅劄桓衛間氣星辰降芒嶷然山立鏗尔金鏘

忠孝之盛人倫紀綱垂髻能文夢鳥發祥通昔究易冲齡擅場
勝冠結綬歷政洋洋乃尉合宮式輶琅琅賦唾梅豔為美松長
蘇公嗟称才必佐王滿載後調試言高驥登聞黼宸驟列繡裳
筮跡天官如珪如璋司言鳳間綸綍煌煌乃作中丞威稜莫當
志除克狡廷劾二張天后愕怡百寮震惶公独凜然出身激昂
義彩言色藉貫穹蒼皇室中興嘉謨克彰功成牢讓事軼屠羊
式職選曹諫議是匡載清流品屢奏封章乃侍瑣間時維夕郎
悉心糾正庶績咸廉三思睢盱席寵于常慧之就第慙懼靡亢
左曹攝轄大鹵于襄兼判貝立朋辭鴈行三思揖語公独循墻
處之不忤轉旆於杭既遷鄴城遂尹洛陽乃作家宰評謀廟堂

俄兼宮相亟館銀黃玄宗登儲鎮國是遑潛謀廢立謠詠栢翔
厥男撓政累奏愆殃聿臨楚邦荐察莫方總督幽薊翻飛國庠
亞相烈烈尹京趨趨旋臨建德歆蓋南荒俚師咸旣茅櫓是攬
張公頌德雋永甘棠所忠來召拜命即裝路無交語帝用式臧
載司刑吏八座抑揚兼監黃樞鈞軸是將匪躬蹇蹇終始泯泯
乃拜儀同允厘保鄣河東間故汗洽如漿狂豎犯閔兇渠既滅
命公覆獄咸脫死亾乃陟右揆右揆決決每謔王君豈當矜莊
懸車告老庶保康強方崇饋醕孤映縑緗天不熱遺妻哲壞梁
一人震悼九有淒涼市既罷賈春仍絕稯乃贈太尉飾終禮滂
反葬沙河羽儀央央圖朝傾祖河尹護 生榮死哀行路感傷

令人孺慕攀泣嗶嗶高堵崔嵬鉅鹿劇旁森梢宰樹繚繞連岡
守嗟廣平宅此不鳴孝孫翼翼論撰廉志豐碑碣豎萬古誓相
大歷七年歲次壬子九月 日孫儼立石

臨平原書宋公神道碑後記

范致君

宋公神道碑獨完好惟碑側記缺八字碑去官道二里餘世罕
知者以故久不顯於世致君因謁墓下始得之且嘆舊史不載
新書闕遺乃効顏公體大書字畫別刻于石庶久其傳邢惟裒
圖舊都立塚纍然類皆潭滅於無聞獨公之墓高不踰文豈碑
尚存豈特忠義足以垂名於不朽世亦以顏魯公之賢而此碑
尤為可貴也墓之東有碑乃公之祖贈邢州刺史為居民奔而

剝之所謂側門者本傳稱岸巾出側門是也自衛之後子孫無
顯宦於唐今有隸編戶者猶收公誥官置田墓側俾耕以守誥
為前政取去莫知所在

重修梅花亭記

孔向基

昔人謂宋廣平忠肝義胆鉄骨石腸而梅花一賦艷麗如許豈
獨以文詞云尔乎如僅以文詞而已則高唐洛神上林子虛
麗莫加焉有道君子不亟称而樂道之何哉然則梅花賦非重
其文重其人也非貴其詞貴其品也當其折二張之角而絕逆
萌直元忠之杜而激義氣孤立群邪之間 往不回犯天后之
顏行而起其敬悼則不待襄開元之盛治而已如為有唐第一

流人品矣至其艷而不靡麗而不佻生平之鯁直相業皆可以
搦管時決之沙河有宋廣平墓其榜舊有梅花亭載久圯敗無
遺址余猥蒞茲土捐俸新之落成詠誌敢言匪以表一時詞賦
之宗亦以作千古忠直之倡爾

三槐樓記

杜灝

是樓即前令設君之所謂告天樓也曷為易以今名紀寔也紀
寔奈何樓後本有古槐一株其蔭甚磅礴前之居此者既已薪
之余因別購三株以植其地猶懼復有效前此之所為于異日
者故即以榜其樓歆令後之人覩此而瞿然有惕於中也則今
也因樹以名其樓繼也因名而存其樹昔將於是乎在故曰紀